

诗 意 润 心

——毛泽东同志这样读古典诗词

■赵劲羽

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读完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渔家傲·秋思》后写下这一批注。

毋庸置疑，毛泽东同志对“骏马秋风冀北”的豪放诗词情有独钟。比如，他称赞曹操“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而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婉约诗词，毛泽东同志并不排斥，同样广泛阅读。对李清照、纳兰性德等婉约派词人的作品，他都做过评点。

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屈原：“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他还常读李白的诗，并把它作为鼓舞、振奋精神的思想武器，称赞“李白的诗，文采奇，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喜爱。

毛泽东同志虽然认为“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但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也很推崇。事实上，对于艺术创作，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有现实主义精神，让古典诗词不低、不虚、高而实；有浪漫主义情怀，让古典诗词不俗、不硬、美且雅。这反映出他审美领域和欣赏结构的开阔性。正是这种开阔性，助其眼界、思路、胸襟更开阔。

一位诗人曾这样说，好诗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真实，是直觉和理解、情感和思维、有意识和无意识相互交融，恰如其分传递内心体验的意境。读古典诗词，毛泽东同志就非常注重“有意识和无意识相互交融”，常常于圈画、批注中流露出自己的情感。

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他还深情地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那是我的家乡。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字里行间，真情切切。

晚年，毛泽东同志在读古典诗词时，情感的流露更加明显。比如1975年在听别人读王粲《登楼赋》时，他感慨：“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在谈文天祥、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时，他常击节吟咏。这些感叹，透露着他与作者之间的心灵相交和情感互通。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毛泽东同志读古典诗词，常以文学家的眼光、专业研究者的态度进行精钻细研。比如，1958年2月，他给刘少奇同志写信，从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出发，探究古代官吏进京是否可以携带家眷的问题。他翻阅《新唐书》《旧唐书》等资料，从贺知章的年龄、性格等方面，逐层分析，最终认为“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由此可见，他对古典诗词钻研的专业态度。

古典诗词如日月光华，照亮生命中的艰难时刻；古典诗词如一叶轻舟，渡我们涉过生命的长河。像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之所以写得那么好，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读得多，不安于“在一块草地上赏花”。“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改

阅读时光

中国，是诗词的故乡；诗词，是中国人的心灵故乡。

古典诗词，蓄积着中国人的品格、智慧、修养和襟怀，凝聚着中华文化的志趣、理念、气度和神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人体验智者思辨之理、感悟兴衰治乱之道、发现艺术真谛之美。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人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保持思想活力，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得到智慧启发，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中滋养浩然正气。

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读古典诗词。探求他阅读古典诗词的思维方法、情感偏好等，对我们走进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借鉴其方法以助于我们聆听文化的钟鸣、啜饮文化的甘露，或有裨益。

“涉及429位诗人，1590首诗词曲赋，其中诗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首”，这是《毛泽东读诗：记录和解读毛泽东的读诗批注》一书中的一段话。此书作者张贻玖，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上述记录只是毛泽东同志读过的古典诗词中极少一部分，足见他读诗词数量之巨。

当年，有人问博览群书的马克思：“涉猎那么多门类知识能用得上吗？”马克思反问：“你愿意只在自己的一块草地上赏花吗？”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之所以写得那么好，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读得多，不安于“在一块草地上赏花”。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改

汲古出新写精神

■夏勇

平先生潜心书学80余载，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书法线条、结体、笔法诸方面，他追求疏朗开阔、意外之趣及“《汉书》下酒”般的酣畅境界；他秉持“转益为我师，杂糅出己意”之理念，致力于将传统翻译出“时态”。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认为，作为当代著名的军旅书家，夏湘平兼擅各体，尤工隶书，“草情隶韵”，个性鲜明、别具一格；他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书法作品，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举办书法展览，推动创作发展，为部队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本次展览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夏湘平80多年书法研学历程和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展览内容还包括夏湘平的诗词作品，读者从中可见其生活情感、艺术感悟和军旅情怀。

云朵团团围住太阳
多么像游击战
烈日却不断地冲出重围
为我脸颊上的汗水加冕
让汗水成为阳光中唯一跃动的刺激
胳膊和脚腕在一种固定的姿势中
弯曲或者膨胀，疼痛或者麻木
再坚持久一点，一分钟就等于一小时
或者一动不动，在七月的太阳下
跪成一棵树，一个木桩，一排铁栅栏
夏到了，阳光中的一切都变得盛大
你的眼里会被什么充满
你看见的只是一个射击的姿势
一滴汗水滴落到步枪的响亮
抑或是一只大鹰
背负金子与沙砾
一动不动地凝视远方

书画廊

6月14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翰逸神随——夏湘平书法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

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分为“隶韵草情”“益我为师”“文墨辑痕”三个部分，展出了夏湘平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书法作品120余件，其中30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夏湘平，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等，荣获“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年”荣誉证书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夏湘

七彩风

烈日下

■董庆月

夏天越来越深
风一目十行
阳光持续不断地与我对抗
透过观礼，云朵已推进至太阳的靶心
天空湛蓝，树林里有哗哗的响声

打开内心深处的 情感之门

■张子影

对深远意境的追求，对简阔美学的偏好，都属于古典散文的范畴。中国的文学传统，最早来源于文章传统——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传统，无论是老庄、孔孟还是左传、史记，提供的都是深远简净的审美意象，追求的是一种沧桑和辽阔。

近日，我的散文集《一步一光明》出版发行。书中收录的27个故事，描绘了30多个人物。这些人中有的父母，有的是家人，有的是朋友……在我的笔下，人物不分“大小”，都是有独特特质的。我用自己生活中亲历的故事讲述人世间的爱与温情，希望给读者带来对成长、责任、人性、生活与爱的思考与探索。

这本书中收录的散文时间跨度很长，最早写于约10年前。书名《一步一光明》来自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一步之光》，写的是汶川地震中一名失去家人，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他人送去光明的电工的故事。《一步之光》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是我参加汶川地震救援时亲身经历的事。2010年前后，我才开始动手写了许多震中发生的故事，这是其中一篇。

那时，又一件事触动了我。一位朋友请我去给弱视班的同学们讲课。听课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弱视，仅有0.1~0.2的视力，几乎看不见。也就是说，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只能听见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主持人介绍我是位女军人。也许是因为将要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同

学，我当时在作准备时就列出了这个故事——《北川的灯》。主办方把我的讲稿做成盲文本，以方便同学们听课时阅读。盲文书是用手摸着阅读的。那天在课堂上，我看到他们的手指一行行划过书本。他们的书很大，很厚，有半张报纸大，打开一本，差不多有画报册大小。因为要装这么大的书，因此他们背的包也很大。

虽然视力不好，但他们手指摸书的动作敏捷熟练，一看就是特别渴望读书的。

讲课后，大家都围上来，其中有两位女同学走上前，问能不能摸摸我的脸。我马上说，当然可以。她们就伸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头发，还拉了拉我的手。她们的手都很轻，很温柔，好像怕触疼了我。我心里很感动，就主动和她们拥抱，几乎和每一个同学都久久拥抱。我们通过这样的身体接触，彼此传达了友爱和鼓励。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回来后我就完成了这篇《一步之光》。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些身残志坚的人们送去一线光明。

我的笔下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只有有特点的、有感觉的人物。我只能从某些角度或者某些方面尽量去接近他、勾勒他，却没有办法穷尽对他的描绘，当然也无须穷尽。这是散文与小说，或者报告文学不同的地方。

对我有影响的作家非常多。可以说，每一位从事写作的人，都会有自己喜爱的作家和作品，但是这种喜欢无法

一一详述，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阅读侧重点。这些阅读和体验慢慢积累，在内心发酵，最终变成自己的表达。我的散文写作风格是多样化的，有些偏深沉端肃，有些是轻灵舒展的，不同的内容在表达方式上会有一些区别和变化，但总体还是遵从朴实、平和的文风。

作家有一种类似海绵一样的特质，这可能是作家与其他人不太相同的地方。作家的记忆和汲取是一种习惯，不再需要刻意为之。作家的记忆力非同常人。作家的眼睛也与常人不同，这与视力好坏无关。

写作多年，我对各种体裁都有涉猎，但散文作为各文体中最灵活机智的一种，一直是我的钟爱。散文完全出自自己的内心，天然、纯粹、自由自在，可以放之四海，却又离心灵最近，能够打开内心深处的情感之门。

文学与社会结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作家个体的作品也必然与其人生经历相关。也许，我们并不能依靠文学来给出一份完美的人生答案。但文字的好处就在于它的体贴和包容，没有定式，却隐含定式；看似随心所欲，实则蕴藏精心。散文尤以其从容的语境、简洁的句子和干净的文字，不动声色地瓦解消解我们一时紧张的状态、纷杂的念头、欲望的负担等，让心情回归舒缓、松弛和平静，能在阅读的这一刹那，安静下来，沉淀下来，看到来自人性深处真实的闪光。



| 阅 图

林间对弈

■摄影 周裕斌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的业余活动场景。绿树成荫的营区中，官兵围坐在一起切磋棋艺，其乐融融。拍摄者采用大光圈、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使画面前景虚化，突出了人物主体。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层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团结和谐的集体氛围。

(点评:尹泽红)

军列驶过家乡

■张铁梁

郝兵起身，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走到指导员跟前说：“指导员，军列正经过我的家乡，该给大家讲故事了。”

指导员拍拍他的肩膀说：“好！”这次铁路机动路程远，为了丰富大家途中的文化生活，指导员提前给军列途经家乡的战士安排了一个任务，每人讲一个发生在自己家乡的革命故事。

刚开始，郝兵对这个任务没有在意。他觉得讲故事有什么难的，随便在网上找一个讲一讲不就行了。

谁承想，指导员在临出发前几天对每个故事进行了试讲点评，原本信心满满的郝兵，因为准备不充分，最后支支吾吾闹了个大红脸。

指导员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郝兵，我来考考你。你知道你的家乡曾经是东北抗联战斗过的地方吗？”

“我知道。”

“那你知道，东北抗联绝大多数战士长眠在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中，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吗？”

“不知道。”郝兵小声说。

迷彩青春

军列在山林原野间疾驰。

列兵郝兵坐在车窗前，右手托腮怔怔地望着窗外。

远处，青色的山峦被洁白的云朵簇拥着缓缓后退。村庄在大地的褶皱里若隐若现。稻田里已经插满秧苗，偶尔可以看到一两只觅食的白鹅。

阳光洒在郝兵稚气未脱的脸上，窗外熟悉的景色让他的心跳仿佛加快了。他使劲握了握拳头，嘴角露出微笑。

军列正驶入郝兵的家乡。

郝兵从来没有对家乡产生过如此强烈的依恋。这是他第一次认真打量这片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也是他第一次与父母分开这么久。“爸妈此刻该下地干活了吧？”他思忖着。

因为任务保密，郝兵没有将军列路过家乡的消息告诉父母，但此刻他多么希望出现奇迹，能从车窗外看到爸妈的身影，哪怕就短短几秒呢！

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老乡，我们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在重兵合围、断粮5天、零下40多摄氏度、一只棉鞋已经跑丢的情况下，这句话足以惊天动地，感动山河……

为了给大家讲好这个故事，郝兵在指导员的帮助下一遍遍练习，如同与历史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他由衷地感到英雄的伟大是无法完全用言语描述的。家乡的这片热土铭记着杨靖宇将军的伟大，承载着抗联英雄们的期望。他们若是看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一定很欣慰吧。

在充分的准备下，郝兵的讲述很动人，战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郝兵讲完，指导员起身说：“同志们，我们这代人之所以能有和平幸福的生活，那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如今，守护和平的使命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是不是得完成好这个任务？”

“是！”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随后，一场关于“如何大力发扬担当精神”的讨论在车厢内热烈展开。

军列驶过家乡。奇迹没有出现，郝兵没有看到亲人的身影，但他的心里却热乎乎的，一种责任感催生出力量灌满他的全身。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军列还在一路向前，革命故事也一路相伴。